

连载·古刻新拓

3

# 皇女残碑

郭玉海

故宫博物院器物部研究馆员，  
主要研究方向为金石学



东汉·建宁四年（一七一年）七月以后。墓碑。碑石残，存高一三五厘米，广二七厘米。隶书。存三行五二字。《汉晋石刻墨影》《居贞草堂汉晋石影》等著录。传河南洛阳出土。周季木旧藏，一九五六年文物局拨交周叔弢捐赠文物。文物号：新一三五九一

《皇女残碑》的出土年代及最初发现存有多种说法。郭玉堂《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》：「魏皇女残碑。无年月，字体在汉魏间。洛阳故城内金铺镇东南俗名朝王殿基东北二里许文昌阁南出土。金铺镇人张喜臣售之。碑折为数片，此其前片也。」（郭玉堂《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》，大华书报供应社，一九四一年，页六）二〇〇五年郭培育、郭培智整理校本《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》则增加此碑出土年代为清咸丰五年（一八五五年），并称：「金铺镇人张喜臣售给建德周进。」（郭培育、郭培智主编《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》，大象出版社，二〇〇五年，页六）

罗振玉《汉晋石刻墨影》（一九一五年版）跋称：「此石近年出河南洛阳。」（罗振玉《汉晋石刻墨影》，《罗雪堂先生全集》续

编八，台湾大通书局，一九八九年，页三四〇七）刘承干《希古楼金石萃编》：「此碑甲子年（一九二四年）洛阳出土。」（刘承干《希古楼金石萃编》，《石刻史料新编》第一辑第五册，新文丰出版公司，一九七七年，页三九〇九）张彦生《善本碑帖录》：「民国十年（一九二一年）河南出土。」（张彦生《善本碑帖录》，中华书局，一九八四年，页四五）

赵振华《洛阳古代铭刻文献研究》称此碑为雷明德（雷明德，一八七七年—一九五七年，洛阳老城人，字靖臣，或称靖丞、俊臣。清末在北京、上海、南京开设古玩字画行，经营古玩字画、金石碑刻，与于右任、张钫等交往颇多。当时洛阳邙山等地出土的碑碣墓志，多有收获，做有《售石记》，惜不存。晚清民国间，雷明德在金石收藏圈中与洛阳郭玉堂经历相似，颇具传奇色彩）「发现于乡间村民门槛下」。（赵振华《洛阳古代铭刻文献研究》，三秦出版社，二〇〇九年，页二二）

马子云先生《石刻见闻录》：「据其地人云，出土后为该地人将残碑砌于一家之大门上，以作过木（编按：门窗等过梁的俗称）用之，因其字向外，故被人看见，并云观之不雅，其主人觅石匠将外露之字凿去，今存之字是隐藏在门内

者。」（马子云、施安昌《碑帖鉴定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一九九三年，页六六）

关于《皇女残碑》刻立年代，罗振玉、刘承干、周季木、陈直等定为曹魏，马子云先生则定为东汉熹平以后。罗振玉《汉晋石刻墨影》跋称：「书迹纵逸骏利，在《王基》《曹真》《孙夫人》之间，而精劲过之，疑出魏晋人手。」

刘承干《希古楼金石萃编》跋：「此碑甲子年洛阳出土，字势方劲，殊有黄初遗风。虽年月已泐，字体可定时代也。司空宗公，即宗俱，有一碑《隶释》已著录。」

陈直《摹庐金石记》：「案，碑文云，皇女年九岁，又云司空宗公之外孙也。证之《后汉书·宗均传》云，曾孙俱，灵帝末为司空。《东观汉纪》云，俱字伯伉，《隶释》载有司空宗俱碑，足证皇女为宗俱之外孙也。又案郗道元《水经注》，穀水又东过河南县北，东南入于洛条下云，皇女稚殇，埋于平乐台侧，故名之曰皇女台，即谓此也。稚殇与九岁亦合。皇女盖当时名公卿之女，立此丰碑，与袁满来（即《袁满来碑》，蔡邕撰。袁满来为「太尉公之孙，司徒公之子……年十有五，



四月壬寅，遭疾而卒」）、源磨耶（即《源磨耶圻记》，又称《源磨耶圻记墓志》，东魏武定八年，即五五〇年刻，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。源磨耶「年六岁，卒于北豫州」）同例，不足怪也。审其笔法，与《王基》（王基碑）相类，定为魏刻无疑。」（陈直《摹庐金石记》，《石刻史料新编》第二辑第六册，新文丰出版公司，一九七九年，页四二八五）

张伯英将《皇女残碑》审定为汉蔡邕所书，据李仁俞《张伯英藏汉刻四拓汇考》，张伯英一九二六年跋《皇女碑》：「汉皇女残碑，铜山张伯英审定为蔡中郎书。」「墓碑盛于汉季，伯喈之文与书又其一时之冠，洛阳首都应存遗迹。而流传碑碣昔人指为中郎书者一无可信，石经残字仅见复刻，谓当绝迹人间，不期于残石中遇之，虽寥寥数语，非中郎镕其谁属。丙寅五月廿有一日。」

「中郎镕铸篆分自成书体，略变汉人旧法而开魏晋之先。此与汉石经体势笔法悉同，近岁所出汉刻无其匹，真一字一珠也。七月朔日立秋与石经残字同观。」

「石虽凿损，存字若新脱手，以未经椎拓也。天留奇迹，以饷后人，余得适逢其会，为之鉴定，是亦非偶然事。」（李仁俞《张伯英藏汉刻四拓汇考》，《两汉文化研究》第二辑，大象出版社，二〇一七年，页三二〇）

马子云先生在《石刻见闻录》中征引陈直考证前半段，认为：「陈氏考之非常正确，故列于熹平年后。」（马子云《施安昌《碑帖鉴定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一九九三年，页六六）

按，据洪适《隶释》司空宗俱碑跋：「右汉司空宗公碑，篆额，有阴，碑之文皆已残缺，惟名字、郡邑、父祖独存，而官秩尚可见。宗公名俱，以孝为城门候，历郎中、议郎、五官中郎

将、越骑校尉、汝南太守、少府、太仆、太常，遂拜司空。」（「宋」洪适《隶释·

隶释》，中华书局，一九八五年，页一八〇）可知宗俱历官迁转颇多，以汉代通常年四十岁以上举孝廉，则其拜司空时，年纪当在六十岁上下。又据《后汉书·灵帝纪》，建宁四年（一七一年）七月「太常宗俱为司空」，熹平二年（一七三年）春正月「司空宗俱薨」，则皇女之母（宗俱之女）生年必早于此。熹平二年距曹丕废汉建魏改元黄初尚有四十七年，以常理论，皇女不应迟至建安十六年（二一一年）或更晚才出生，故《皇女残碑》的刻立年代，既不可能早于建宁四年七月，也不应晚于建安二十五年（二二〇年）。  
《皇女残碑》书势俊逸遒劲，与《曹真残碑》神采相若，足见汉魏书法一脉相承。❧